



银色

THE SILVER
METAL LOVER  金属恋人

[英] 塔尼斯·李 著 陈涛 译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银色金属恋人

The Silver Metal Lover

[英]塔尼斯·李 著

陈涛 译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北 京

THE SILVER METAL LOVER by Tanith Lee

Copyright © 1981 by Tanith Lee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. S. A.,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3-2747

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,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: 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银色金属恋人/(英)李(Lee, T.)著; 陈涛译. —北京: 清华大学出版社, 2013

书名原文: The silver metal lover

ISBN 978-7-302-31412-7

I. ①银… II. ①李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18518 号

责任编辑: 宋成斌 王 华

封面设计: 吴新征

责任校对: 刘玉霞

责任印制: 杨 艳

出版发行: 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: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: 100084

社 总 机: 010-62770175 邮 购: 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: 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量反馈: 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刷 者: 清华大学印刷厂

装 订 者: 北京市密云县京文制本装订厂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45mm×210mm 印 张: 11 字 数: 219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9.80 元

产品编号: 047896-01

目 录

第一章 精密机器 /1

相逢	18	38
2	招魂	聚会

第二章 暗夜天使 /57

倾诉	67	新生	110	离家
58	蜕变	89	初夜	131

第三章 银色恋人 /147

148	165	母爱	卖艺	222
复得	蜜月	181	201	合音

第四章 倾城红颜 /235

危机	251	首演	287	308
236	跟踪	270	逃亡	真相

第五章 魂兮归来 /325

—————○—————

译后记 /341

第一章 精密机器

母亲，我爱上了一个机器人。

这么说肯定不行。她一定会不高兴的。

母亲，我恋爱了。

是吗，宝贝？

嗯，是真的，母亲。他长着赤褐色的头发；眼睛大大的，就像是琥珀。还有，他的皮肤是银色的。

你别说了。

母亲。我恋爱了。

和谁？亲爱的？

他的名字叫银色。

真像金属的名字。

没错。他的全名是银色拟真电离驱动机器人。

行了。打住。别说了。

母亲……

1. 相逢

我和母亲一起住在空中，母亲的房子叫惬意云中堡。那是一座美丽的房子——本来我并不知道它美不美，直到后来有很多人在我面前对它赞叹不已。对我来说，它只是一个家。说到这个家，我觉得有钱并不是件好事。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不正确，有钱只会让它变得更差。比方说，这房子的名字很明显特别俗气，可见我母亲对于“庸俗”这件事一直都毫不在意。从这一点上，你能对我母亲这个人了解一二。或许，我应该多说说她。

我的母亲身高1米73，金发碧眼。她今年63岁，不过看上去只有37岁。这是因为她一直在接受“返老驻颜”疗程。她决定要孩子的时候年龄很大了，但因为她一直在“返老驻

颜”，所以没什么问题。她在众多精子选中了我，人工受孕，怀胎五月。依靠“快速降生术”，她只用了三四个小时就把我生了下来。我是母乳喂养的，这对我的健康有益。我稍微大一点儿的时候，她就带着我四处旅行。我们穿行于沼泽、遗址及汹涌宽阔的大海，足迹遍及世界各地。但是，对于这些经历，我其实记不得许多。到我6岁的时候，母亲已经厌倦了四处漂泊的生活，于是我们来到偃思云中堡定居下来。我们的房子，距离城市只有30英里^①。在晴朗的日子里，站在房子的气球阳台上能眺望到市区的景观。我一直都喜欢城市，尤其是在夜里，璀璨的灯光连缀成一串串美丽的珠链。母亲有一次听到了我这样描述城市，说我的比喻毫无新意。可对我来说，夜晚的城市就是这样，我想不到别的说法。其实，如果我的比喻每次都很糟糕，记下来也就没什么意思。或许，我就不应该再使用比喻吧。

那就谈谈我。

我今年16岁，身高1米65，母亲说我还会再长高些。我7岁的时候，母亲绘制了一张“完美身体绘图”表，根据我的骨架轮廓，推算出最完美的体重和肌肉密度。于是，我吃了6个月的胶囊，变成了现在的样子——其实我有一点点胖，可见我的模板是维纳斯，属于丰腴媚艳的那种。母亲又替我绘制了一张“色泽特征”表，看我的皮肤和眼睛搭配什么颜色的头发才最完美。于是我就有了一头深古铜色的头发，头发分

^① 1英里=1609.344米。

子每个月都会重组。我早已记不得自己头发最初的颜色，我想可能是棕色吧。我的眼睛是绿色，但没有母亲的那么绿。

顺便说说，我母亲的名字是德米塔，我叫简。不过，通常我都会称她“母亲”，她叫我“亲爱的”或“宝贝”。我母亲说，语言本身能够表达情感，拉近彼此的距离，但这样美好的语言艺术越来越少见。她总是有很多见解，这样也挺好，就像我不用非得有自己的见解。

可是，我们的不同“见解”，现在把事情弄得越来越难办。

我以前写过一些东西。有时候是诗，挺难为情的——或许对我来说，写诗就是件很傻的事，但我还是坚持要写。于是我想，要不就从起步阶段开始吧。其实我连起步阶段都没达到呢。另外，我很容易爱上别人，不过通常都是些书本上或图画上的人物，要么就是戏剧演员。我有六个朋友，大多和我同龄——根据统计学，六是个平衡的数字。六个人里面，三个人有双亲。克洛维斯有个父亲，他说我之所以太容易陷入爱情，而且总爱上虚幻的人物，是因为我缺少父爱。我告诉他，我爱上的那些演员可都是真实的。“这一点有待争论，”克洛维斯说，“不过先别管，我给你解释一下。你爱上的那些人，统统是捏造出来的。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真的碰到，你肯定会厌恶他们。”为了证明这个理论的正确性，有一天早上克洛维斯介绍了一个演员给我。我前一天晚上刚看了他演的戏剧，而且迅速地爱上了他。可是，我太害羞了，都没敢正视他一眼。后来我发现，原来他是克洛维斯的情人。于是我的心伤得粉碎，也就不再羞涩了，对着克洛维斯怒目而视。可他却说：“我

说的对吧？”真不公平。说句悄悄话，我以前总是希望能变成克洛维斯，而不是自己现在的样子。克洛维斯他又高又瘦，有着黑色的卷发。作为男孩子，他不用打避孕针，还对我们说风凉话——说打这种针危险着呢。

我不怎么喜欢其他五个朋友。大卫德现在正在赤道上，研究淤泥——这也隐喻了他身上的一些特征，我可不怎么喜欢。伊琪提雅是个特别苛求的人，什么事都想插手管，不过她长相非常可爱。她特别情绪化，有时候弄得我很尴尬。克罗伊人很好，但不够热情。杰森和梅蒂亚是一对姐弟，他们也有个父亲，两人特别不靠谱。有一次，他们在我家里偷了一颗蓝色的小石头，是从小行星上带回来的。他们却装作自己什么都没偷，不过我知道他们拿了。后来我母亲回来，问蓝色的石头哪儿去了。我觉得应当告诉她我的想法，但她却说，我应该假装自己把石头摔碎了，这样就不会牵扯到杰森和梅蒂亚，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。她还说这叫朋友义气。说实话，我宁愿出卖他们，虽然这么做很不圆滑。不过我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。不圆滑，是我最大的缺点之一。我有很多缺点。

那么，我的故事就从伊琪提雅的一个电话开始吧。那天，她打视频电话给我，在电话里一直哭。伊琪提雅之所以不高兴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满腹才华，可就是不知道体现在什么方面。她刚过18岁，特别害怕生命走得太快。尽管大多数人都能活到一百五十多岁，可她总是担心有一天彗星会撞到地球上，把我们全都摧毁。关键是，到那个时候，她还没施展自己的才华呢。伊琪提雅整天做这种白日梦——不过都是噩梦。没有

人能安慰得了她，你只能坐下来静静地听。

伊琪提雅从没画过身体绘图表或者色泽特征表。最近，她乌黑的头发变得有点深蓝色。她很瘦，因为一直在节食——这是她的另一种恐惧，害怕地震发生以后地球上的人把食物全都吃光，因此提前练习好几天不吃饭。回到电话上，她最后终于停止了哭泣，说她伤心是因为下午有个剧组要面试演员。还没说完，她就又哭起来。事情是这样的：她早就把自己的声音和形体录像带寄到了剧组的导演那里，她认为自己的才华很可能体现在演艺方面。进行面试的地方是康科德西斯剧院，剧院正在招收表演培训生，广告已经贴出来好几周了。戏剧团要排演一出微型话剧，需要的演员很少，而且得自己付钱才能加入。对伊琪提雅来说，钱倒不是问题，因为她的母亲留了一大笔钱给她。她母亲现在正忙着在海底勘探一个前哥伦布时代的战壕呢，根本没空照顾她。

“哎呀，简，”伊琪提雅哭着说，她的眼泪从蓝色睫毛膏中流下来，也变成了蓝色。“简！我的心被重重地伤了！我要死了！我死了，就去不了面试了！”

我的眼睛已经湿润了，心脏也受到了沉重而痛苦的打击。我是个有疑病症倾向的人，每当有人描述一种疾病时，我都会觉得自己好像也感染了这种病，有了它的症状。我母亲说，这是想象力丰富的表现。

“哦，伊琪提雅。”我说。

“哦，简。”伊琪提雅说。

我们都把自己紧紧贴着视频，悲戚地叹着气。

“我该怎么办？”伊琪提雅啜泣着说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我一定要去面试。”

“嗯，我同意。”

“我好害怕呀！可能会有地震呢！你还记得那次地震吗，就是我们捕获小行星的那次？”

“不记得……”

那个时候，我们俩都还没出生，但伊琪提雅经常梦到这件事，然后自寻烦恼。我想，地震到来的时候，我是否能感到云中堡的摇动呢？它应该还是比较稳固吧。大概就像是一阵强风吹来的时候，它也会轻轻地晃来晃去呢。

“简，”伊琪提雅说，“你要和我一起去。你要和我一起去。你要看着我面试。”

“你要演什么内容？”

“死亡。”伊琪提雅说，转动着她美丽的大眼睛。

我的母亲让我多和伊琪提雅混在一起，她觉得伊琪提雅是个疯子。她认为，这样能激励我，教会我照料别人。伊琪提雅挺怕我母亲的。

我出了门。母亲把巴斯特帝国号飞船开走了，它对我来说太过奢华浪费，更何况我还没有驾照呢。于是我走过峡谷，等着搭乘公共交通飞行器。

在我的头顶上，一条条空中航道闪着美丽的光芒，烟尘从峡谷中升起，慢慢弥散开来，云蒸雾腾的。我一边等飞行器，一边仰头望着偃思云中堡。透过厚重的浓雾，我的眼前是一

个巨大的蓝色妖怪，而我只能看清房子底部那些蓝色的钢铁支架。

飞行器到来的时候，空中航道发出了笛音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到这么小的声音，因为城市里太过嘈杂。我按下了站台上的信号灯。飞行器停了下来，像个巨大的玻璃南瓜。

飞行器里面空无一人，不过一些座椅被割破了。这应该是今天早上刚被人割破的，否则昨晚的修补系统早就把它们处理好了。

我们从峡谷的峭壁上方飞过，进入缥缈的空中。层层云彩挡住了城市方向的视线。现在，我已经比房子更低了。我很期待，期待等会儿看到城市里那些直立的灰蓝色尖锥、层叠的闪光玻璃窗，还有高耸的天际线柱梁。

不过，另一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。今天驾驶飞行器的机器人有点儿奇怪。通常，它只是个方盒子，上面有驾驶的数字信息，还有一条投币的缝隙。可是今天，驾驶盒子上多了个脑袋。那是个四十多岁男人的头，而且是个没有接受“返老驻颜”疗程的男人（或者一个接受过疗程的七十岁男人），因为他脸上有很多皱纹。他的眼睛和头发都没有颜色，而脸则呈现一种古铜色。当我投币的时候，那个脑袋突然说了一句“欢迎登机”，吓了我一跳。

我坐在一个没有被割坏的座位上，看了看那个脑袋。我当然见过许多机器人，我们都见过。城市里的机器设备大都是由机器人操作的。就算是我母亲，也在云中堡里拥有三个机器人，不过它们都没有脸，只有极化的屏幕和闪亮的蓝色金

属外壳。对我来说，它们更像是太空人，或者像是月球或小行星上人们穿的那些衣服。因此我总是叫它们“太空人”。在城市里，它们更加没有分别——你知道的，就是那些方盒子，安装在固定于墙壁的轨道或嵌板上。

终于，我还是问了那个飞行器驾驶员：“你今天怎么有了头？”

我以为它是不会回答我的，又或许会吧。结果它说话了。

“我还是实验格式。这样会令乘客觉得更加亲切，就像在家里一样。”

“是这样啊！”

“你认为我是个改进的产品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回答得有点不安。

“我是由电子金属有限公司制造的，公司地址在东安伯区2 1/2号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你如果想要我们公司产品的小册子，就按我左边耳朵的按钮。”

“我先问问我母亲吧。”

德米塔会说：“你应该自己做决定，亲爱的。”

我盯着他脑后的头发，它没有颜色，看上去其实挺像真发的，但我还是觉得有点怪异，甚至有些傻傻的。不过同时，它又挺人性化的，所以我也太想说什么无礼的话来指责和批评。

与此同时，城市的轮廓呈现在我面前。

“告诉你，”那个脑袋说，“今天城市里有一些不同的实验

性的特殊型号机器人投入使用，还有 9 款精密型号。它们分别在 23 号大道、多勒海普亚大厦前庭、卡萨碧安卡大厦 3 楼——”听着听着我就走了神，直到它说“康科德西斯剧院的大阶梯”，我才想起了伊琪提雅，还有她歇斯底里的样子。“你可以向任何一款型号索要信息，但精密型号不会发放宣传册。如果你想要给家里购买某种型号的产品，可以询问该型号的注册码。每一款精密型号都有专门的注册程序，能令顾客更清楚地记住。精密型号只有字母注册码，而没有数字注册码，另外还有……”

对于它的介绍，我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，因为飞行器正行驶在列安吉斯大桥上空。向下，能看到大桥壮观的钢梁，蜘蛛网一般。桥底是宽阔的古城河，已经被各种化工材料污染，表面呈现出淡淡的琥珀质感，在阳光下闪着瑰丽的紫红色。我每每被那些生长出水面的变异植物吸引。还有奇特的铠甲鱼，它们在河船的后面跳来跳去，鱼腮嚓嚓作响。古城河，真是绝妙的旅游景点。河的另一边就是城市，是那些穷人谋生的地方。他们的工作是机器人剩下来的，是些糟透了的活计，例如清洗旧式下水道——因为太窄而且具有腐蚀性，所以机器人无法安全作业。不过也有些百货公司里的高雅工作，尤其是那些奢华的二手店面，里面充斥着这样的广告语：“我们的人类导购员将竭诚为您服务。”对于富人来说，这些工作都是新鲜事儿。我的母亲曾想要让我在城市里生活一年，不给我钱，只帮我找份工作——她是想让我学习穷人们努力赚钱生存的艰辛。她对我说：“他们是些有骨气和性格的人们，亲

爱的。”她非常赞赏。不过，她后来意识到了我外表上的优势会让竞争变得不公平——即便我在穷人当中成功了，那也是错误的原因所致，因此不能算数。

我在贾格德大楼的楼顶平台走出飞行器，搭乘电梯来到地下隧道。在一个过道里，一伙儿小混混正在打群架。我能听到机器人警报的鸣笛声，但却什么也没看到，这令我既失望又宽慰。我曾经亲眼见到一个人在户外被刺伤，但当时的景象却并未使我不安。后来医务人员将他急救带走了，他们还会把他身上坏掉的部分换成新的——他得分期付款。但很明显他没钱，治疗可能会让他破产。我当时清楚地记得，他是怎样被刀子刺中，倒下，鲜血流了满地。而我也似乎感到了同样的痛。我的母亲事后为我进行了催眠治疗，才消除了我的痛感。

伊琪提雅站在康科德西斯剧院里面大阶梯的下面，她化了浓艳诱人的妆，穿了件蓝色天鹅绒披风，上面绣着柠檬色丝绸条纹，一颗黄宝石坠在她的前额。在场的人们都在看她。她用很大的动作向我打招呼。

“简！简！”

“嗨！”

“哦，简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简！哦，你来了，简！”

“我们上去吧？”

她优雅地向我抬起右手，这突然的动作让我脸红了。她的

轻描淡写令我得又荣幸又尴尬。我还在分析这个动作，这时候有一个男人突然冲过来，兴奋地抓住了伊琪提雅抬起的手臂。

“太好了，”他说，“来，快告诉我你的注册码。”

伊琪提雅和我顿时一起瞪着他。他的眼珠快要兴奋地跳出来了。

“你走开！”伊琪提雅说，眼睛里立即涌出了泪花。她绝不能容忍这样愚蠢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。

“不，我会付钱的！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。我知道机器会像真人一样，不过，天啊！你真是——我要你了！快给我你的号码——等等，你没有，是吧？你是另外的那种。对，是字母型号的那种是吗？他们说你们这种是用金属做的。你是金色系的吧？G.O.L.D.，这是你的注册码，是吗？我说得对吧？”

伊琪提雅抬眼望着剧院高高的天花板，就像是被钉在刑柱上的吉哈那。这时候我也明白怎么回事了。

“你搞错了。”我对那人说。

“我先看上的。”他说，“再说，你要它有什么用？做你的闺蜜？你应该去找个真的女孩子。像你这样的条件，肯定很容易就能找到。”

“她不是机器人。”我坚定地说。

“它是！”

“不是！”我怒不可遏。“她是我的朋友，不是精密型机器人！”

“你别蒙我了，他们都说了。在康科德西斯剧院的大阶梯

上作业的就是精密型机器人。”

“她不是。”

“哦，我的天！”伊琪提雅哭了出来。面对我们俩的激愤，男人不吭声了。

“没事的，伊琪提雅。别哭了，别哭了啊。”我转头对那个男人说：“她不是机器人啦。你走开，否则的话，我就按我的警察密码了。”

我真希望当时自己没说这话。因为他和我、和伊琪提雅一样，也是个富人，他也有警察密码。警码一般戴在脖子上或手腕上，做成一个按钮的形状。我觉得自己是有点儿鲁莽和无礼，但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。

“哼，”他气冲冲地说，“我会写信给电子金属公司投诉，把我的委屈全都写进去。”

我之前见过这种事情，被投诉的机器人会遭到处分。就像是一种外科手术，电子金属公司会把机器人脑中的相关金属片放进盒子，然后送去检查。

这时候伊琪提雅突然将头转向他。她愤怒的眼睛同额头上的黄宝石相映生辉，一起向男人射出愤怒的光芒，令他不寒而栗。她没有说一个字，却发出了一声尖锐的高叫，声音就像是掠食的愤怒小鸟。那个男人受到了惊吓，接连倒退了好几步。面对争吵的我们，伊琪提雅似乎关闭了她的灵魂。她转身一甩披风，大步流星地沿着楼梯走上去。

我看着她迈步上楼的背影，没有跟去安慰她。母亲会说，你应该去追她，看看她怎么样了——这是负责任的表现。